

蒋大娘送女当兵

解放军初到临汝县时，老百姓不了解。老百姓以前没少听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造谣。因此，解放军刚来时，老百姓都躲起来不露面。

却说这天，解放军的一支部队进驻到一个小村庄里，只见村里家家户户大门落锁，一条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战士们也不计较这些，虽说是住在村里，但因为家家户户都锁着门，他们也不往院子里住，就在大街上随便找个地方，搭个小棚子住下。每天照常搞军事训练，要不就盘腿坐在一起听人讲课，一个个文质彬彬的。

部队里有一个班，被分配在一家庄户人家院前的小打麦场上住着。这个班的班长叫王育才，年龄在十八九岁，长得浓眉高鼻，黑红脸膛，说话却柔声细气的，像个高姑娘。

这天，战士们正坐在麦场上学习，忽然看见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大娘从村外走来。大娘躲着战士们，径直走到小院门前，站在那里朝院子看了好大会儿，转身就走。王班长见状，急步走到那位大娘身边，亲热地问：“大娘，这是您家吧，想回家就开门进去吧，我们不会打扰您的。”

那位大娘听王班长细声细气地和她说话，有点吃惊，抬头看王班长时，见这小伙子长得英俊好看，心中顿生好感，不由说了实话，说：“这是俺家，可俺全家都出去了，没人在家。”

王班长赶紧说：“大娘，您什么也别怕。俺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到这来解放咱老百姓的，俺没当解放军前，也是个穷苦人，您的年龄就和俺娘差不多。”

王班长说话时，班里的其他战士也围了过来。战士们亲热地喊着大娘，笑着说：“大娘，你真的不用怕，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就回来住吧！”

那位大娘转圈儿一看，围着她的战士们一个个年轻可爱，有的还嘻嘻笑着，顽皮得像小孩子。大娘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她爱怜地说：“看你们这帮年轻人，大

老远的离开父母来到这儿，晚上住在野地里，受凉了咋办！”

战士们都说：“没事儿大娘，我们都习惯了。”

战士们这么一说，大娘越觉得喜欢他们，迅速从衣襟里掏出一串钥匙，上前把院门一开，朝战士们说：“俺姓蒋，这就是俺家，孩子们今晚就搬到家里住吧，可不敢再在野地住啦！”

王班长忙说：“蒋大娘这可不合适，咱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往群众家里住。”

蒋大娘佯装愤怒，说：“不行，非让你们住不可，哪怕住一晚也中！”

王班长见蒋大娘态度诚恳，也就同意了。当时和战士们一起搬进了蒋大娘家院子。但是蒋大娘当晚并没在家住，转个身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了。

第二天一大早，蒋大娘又回家了。她在院子里左看右瞧，见家里的水缸满满的，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的东西一点儿不少，还都被摆得整整齐齐。蒋大娘嘴里嘟囔着说：“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队伍，知情知理的。”说着，她又进了厨房，不声不响动手为战士们做起了饭。

战士们自然喜不自禁，吃着蒋大娘做的饭菜，赞不绝口，少不了把赞扬的话送给蒋大娘。

自此，每到做饭的时候，蒋大娘都会过来做饭。奇怪的是，蒋大娘每次做完饭，都悄没声地离去，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这引起了班长王育才的好奇。这天，王班长等蒋大娘又来做饭时，凑过来殷勤地说：“大娘，你光给我们做饭哩，我们也要为你做点啥。你说，你家田里有什么活儿，让我们去做。”

蒋大娘支支吾吾地说：“没活儿，没活儿。”

王班长留了个心，待蒋大娘做完饭走时，他悄悄尾随着蒋大娘，想弄清她的行踪。王班长跟了一段路，发现蒋大娘并没有走远，而是走进院子南边一片小树林，王班长蹲在树林外边，观察着蒋大娘。果然，蒋大娘在树林里一出现，有一个同样五十多岁的老汉不知从哪儿出现，接住了蒋大娘。二人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话，一起往一座岭前走去。

王班长恍然大悟。原来蒋大娘的家人

并没跑远，一家人就藏在岭前的什么地方。看来，蒋大娘还是对解放军存有戒心。

再次见到蒋大娘，王班长干脆就直说了。他笑着问：“大娘，俺大叔他们躲在野外，也不是长久之计，你让他们回家吧。我敢保证，你们一家人只要回家，没有一点事儿。”

蒋大娘起初一愣，很快就否认说：“没有呀！没有呀！”

王班长佯装生气地说：“大娘，你是不信任我们。我已经见到我大叔躲的地方了，你还不承认。”

在王班长和战士们的一再要求下，蒋大娘终于把一家人从小树林后边一个小山洞里叫了出来。原来那个小山洞是蒋大娘家平时储藏红薯的地方，兵荒马乱时也躲进去避难。

连长知道了这事，非常高兴，亲自到蒋家看望她一家人，当着蒋大娘的面，表扬王班长军民关系工作搞得很好。因为有了蒋大娘回来，还往那儿送吃的干啥，莫非洞里还有别人？王班长找了个机会，把蒋大娘拉到一边，小声问：“大娘，你老人家还不相信俺呀！”蒋大娘爽快地答道：“咋会不相信，你们都是一心为咱老百姓的子弟兵。”

王班长说：“那您往洞里给谁送饭？”

蒋大娘脱口而出：“给俺闺女！”说罢，蒋大娘明显后悔了，又补了一句说：“我跟你开玩笑哩！”

王班长完全明白了。他诚恳地说：“大娘，俺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家里谁无姐妹妹妹。咱们解放军里有纪律，是不准战士与大姑娘们来往的，违犯纪律，轻则处分，重则枪毙。”

蒋大娘听了这话，眼泪横流，她不好意思地说：“怨我，怨我。洞里真还有一个妹子没敢出来。走，咱俩去接她回家。”

走出山洞的是蒋大娘的大女儿，名叫蒋玉秀，年龄十八岁，长相十分俊秀。据说方圆左近出了名的美人，难怪蒋大娘不敢让她随便出洞了。

王班长见了蒋玉秀，不由得也惊奇不已。班里的战士们见了蒋玉秀，一个个顿时精神焕发，有事没事总想往她身边凑，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图个心里畅快。王班长发现了，暗地里批评说：“以后不准和玉秀姑娘套近乎，咱们部队可有纪律。”

蒋玉秀是个大方的姑娘，和战士们接触，也不胆怯，说说笑笑的。她对王班长更热情，见面一口一个“育才哥”的叫。王班长反而很拘谨，二人接触时，他有时连头都不敢抬。蒋大娘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有意无意地探问王班长的底细。

这天，王班长和战士们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又是打扫院子，又是把借用的东西清还给蒋大娘。蒋大娘忍不住问：“你们这是弄啥哩？”

一问，王班长只好说：“大娘，我们接到命令，今天下午就要离开这里，要到南方去啦！有仗要打。”

蒋大娘一听战士们要走，心里有点不舍，她正想说几句挽留的话，忽听屋里女儿玉秀喊她。蒋大娘进到屋里，蒋玉秀一把拉住她，焦急地说：“娘，育才哥他们是不是要走？”蒋大娘点点头。蒋玉秀突然很坚决地说：“娘，你去问问，他们部队里要不要女兵，俺要跟他们当兵去。”

这话让蒋大娘既吃惊又为难。蒋大娘无法回答，转身到外边找到王班长，把女儿的话学说一遍。王班长一听，说：“大娘，女的当兵我还没遇到过，这事我不当家，得找我们连长去。”

二人正说间，蒋玉秀飞快从屋里跑出来，拉着王班长的手说：“育才哥，你不当家，咱俩一起去找连长去。这个兵我是当定了。如果不让我当兵，我就去寻死啦！”王班长吓得赶紧说：“好，好，我跟你去找连长。”

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二人找了连长，连长又去请示团长，团长又找了九纵司令部，最后蒋玉秀还真的随部队走了。

女儿走的那天，蒋大娘坐在屋里没敢出去，泪水把粗布大襟都流湿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凝

打垮顽匪杨香亭

李翔宇

登封县国民党县长杨香亭，投靠日军，积极反共，极端仇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多次向大峪店进犯，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1945年2月，杨香亭带领二三十个匪徒，窜扰我大峪抗日根据地，被大峪区中队王天一中队扣留。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经皮徐支队研究，将其全部释放。之后，杨匪不仅不掉枪转口抗日，反而变本加厉地反对共产党，扬言“要把大峪店的房子烧光，杀的孩娃不留……”不久，杨匪绑架了民兵袁改名，并收买大峪区中队中队长张玉林作内应，侵占了大峪与登封、禹县交界处的大红寨、小红寨山，还多次向大峪店进犯，妄图摧毁抗日政权。

当时，皮徐主力到巩县、密县执行任务，大峪店只有主力一个连和县、区地方抗日武装。杨香亭从北面进攻，东面有禹县顽匪席子猷，南面是惯匪黄万镒，八路军腹背受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主力部队和县政府采取“声东击西，曲折迂回，扬长避短，望空而入”的战术。部队从棉花窑正北，向登封方向曲折迂回，直捣杨香亭的老巢大冶镇，动摇其前沿军心，然后回兵伏击返回的救兵。县、区地方武装一部分把守东、南各要道路口，防止席、黄二匪乘机进犯，主要力量集结于大峪店以北，全力反击杨香亭的进攻。

杨匪向大峪店进犯分两路人马，西路从白栗坪出发，经唐家岭向大峪店进发，中途受到区中队阻击。经过一场战斗，敌人损失惨重，龟缩不前。东路为杨匪的主力孙长海团，从大红寨山向乱石扒、班庄进攻。民兵用迫击炮向敌人还击，炮弹不断落入敌群，孙长海及其匪徒误认为遇到八路军主力，退回山上不敢下来。

杨匪的两路匪兵进攻被阻击，又得知老巢被捣，急忙撤回大冶，妄图挽回败局。行至瓜庵寨附近，受到埋伏在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迎头痛击，全歼其孙长海部400余人，孙长海被当场击毙，杨香亭狼狽逃跑。从此，杨香亭再也不敢进犯大峪抗日根据地。

曲子戏治病的故事

据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汝州关遇龙和朱万明领的曲子班被请到关林一唐姓大户人家对戏演出。对戏演出中间，唐府管家领着岳先生来给唐老爷的三夫人看病。岳先生正在诊脉，好听的曲子声透过窗棂时断时续地传了进来。岳先生听着曲子戏，诊脉的右手和左脚不禁随着曲子的旋律上下拍打起来，管家望着摇头晃脑的老中医说：“岳老先生，诊脉该开方子了吧？”岳老中医这才如梦方醒。“从脉相上看，夫人脾胃虚弱，阴盛阳衰，每天不思吃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浑身软绵无力。”三夫人说：“见饭发愁，浑身不出四两的力气。”岳先生说：“我给你开上两剂中药调理一下，你嘛也得得到外面走走走动，不能老躺在床上，多到外面活动能提高消化功能，帮助食欲。像今天这对阵的大戏，天又不冷，夫人要坚持到外面看戏，有助于治病！”三夫人哭了：“实不相瞒先生，唐府的规矩大，从不让女人抛头露面，整天被困在家里，别说看戏，就是赶个会也不让去。”岳老中医“噢”了一声说：“没事的，夫人，我开的方子对症下药，包你药到病除。”

先生挥笔开方子离去。却说管家把药方送给唐老爷看，只见上面写到“‘香水’‘小玉’各三钱，一个‘仙家娃’做药引子，水煎服……”这“香水”“小玉”“仙家娃”都是曲子班著名演员的艺名。唐老爷边撕方子边骂：“这个老混蛋，胆敢糊弄老子！把他给我撵回来！”不一会儿，管家拽着岳老先生来到了唐老爷跟前。唐老爷说：“胆大包天，敢糊弄我？”岳老先生抿嘴一笑：“唐老爷，您既然信不过大夫，还牵马请我干啥？良医治病当对症下药，我开出的方子我心里自然有数，这方圆百里，谁敢糊弄您唐老爷？”唐老爷：“这么说是让三夫人她来看看曲子戏病就好了？”岳先生：“反正方子开出了，信不信由你。想救三夫人性命，就要放鸟出笼！”岳先生说罢扬长而去。

舞台上，“香水”“小玉”正唱得抓挠人心，舞台下三夫人被两个丫环搀着来到了唐老爷身边坐下了。“要得美，看香水”，三夫人红光满面，精神大振，拍着一双香手和观众一样喊着鼓掌，唐老爷不解地看着三夫人。又过了一会，“仙家娃”上场，观众中再次爆出热烈的掌声，三夫人干脆站起来蹦跳着鼓掌。唐老爷见状喃喃自语：“真古怪，岳先生开的方子还真他娘管用！”这时三夫人的肚子突然一阵“咯隆隆”的响，顿感饥饿难忍，忙命丫环去弄些吃的拿来。

从此，三夫人的长秧子病不治而愈。曲子戏治病的故事就传开了。至今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民谣：“唐夫人，病恹恹，百药无效医难痊。‘香水’‘小玉’各三钱，曲子戏把她的病根儿铲……”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洗耳河渡槽

杨伟摄



·连载·



(上接第2975期)

采访组：赵桂林同志，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您当过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和书记，他曾多次到村里调研，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形。

赵桂林：我第一次见到习总书记是在1984年。当时，习总书记和西柏坡公社党委书记赵建军骑着

自行车到我们塔元庄村视察工作，查看刚刚实行的“大包干”情况，到老百姓的责任田里查看庄稼长势。他穿着一身绿军装，骑着二八型自行车，没有到村委会听汇报，而是直接到了田间地头。赵建军通知我，给我介绍了习总书记。习总书记给我摆摆手，详细问了村里的粮食种植情况。他一边听我介绍，一边从地里抓起一把土细细地查看土质。了解村里的情况之后，习总书记又让我带着他到不同的田地去看，他看得很细，对土质、种植都很了解。看了半天，习总书记就和赵建军骑着车子走了。我留他们在村里吃饭，他们说不吃了，还要到别的村子看一看。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又回到正定来，您见到他了吗？

赵桂林：2008年习总书记来正定时，我有幸参加了座谈会。习总书记让我发言，我说：“习总书记，见到您倍感亲切，好比回到20多年前。当年，您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我是村支书，并且是县第九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党代会代表，经常参加会议听您作报告，那个时候您就把我们正定的蓝图规划出来

了：给我们建了荣国府，我们现在发展为旅游大县；建了常山影剧院，我们现在发展为文化名县；您把石家庄市里的公交车与正定接通，带动了正定的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发展为经济强县。对我们村当时的规划，您给了很大支持，正定县人民不会忘记您，塔元庄村民不会忘记您。”

我说到这里，习总书记点头说：“是呀，咱们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呢！我过去在正定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咱们县里就一辆吉普车，我经常骑自行车下乡去，印象很深的就是到河南的5个乡镇下乡，要过滹沱河，非常难走，自行车骑不动，推不动，我就扛起自行车，一走一滑，走一步倒半步。那个时候，我就想，修个拦水坝，上面放上水，下面修修路。你们现在修的汉河挺好，滹沱河修了之后会更好，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我记得到一个村里下乡去，办公条件很差，办公桌和椅子上层尘土，没地方坐，当时村干部吹了一下，用袖子擦一擦，就往上坐。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的条件，很艰苦。你们现在的办公条件很好。”后来又说道：“当时农村两件工作很难做，一是计划生

育，一是改造连茅圈，农村卫生条件很差，必须把厕所和猪圈隔开。当时群众不理解，阻力很大。”

原计划40分钟的座谈会，结果开了2个小时。2013年7月11日，习总书记再次来到塔元庄村视察。他看了村里的变化，高兴地说：“没想到你们变化这么大，没想到你们变化这么快！”他到村民家中时，刚上电梯，看到我在里面按电梯，一下就认出了我，笑着问我：“你怎么在这里开电梯？”我说：“我开电梯，您放心啊。”他幽默地说：“好呀，开电梯能上能下！”

习近平多次到西兆通调研

我们找了个技术员领习总书记去农场，他也没让任何干部陪同。他到试验田，问了技术员很多问题，问种植技术，问田间管护，问疫病防治，问化肥施用，问棉花产量，方方面面问了一个“底儿掉”，考察得特别细致。考察完，他自己骑车就走了，也没在我们这里喝一口水，吃一口饭。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9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西兆通镇政府

采访组：周田车同志，您好！您一直在西兆通做基层领导工作，当年同习近平同志见过面，请您讲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周田车：好的。我一共和习总书记见过3次面。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1982年9月。有一天，我到三角村去开棉花生产现场会。当时，习总书记就在三角村主持这个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穿着一身绿军装，裤子挺旧，背着一个绿色军挎包，脚穿一双黑布鞋。当时我不知道他具体什么职务，但是觉得这个县里新来的干部真年轻、真朴素，讲话办事有条不紊，真行。

当时，县委的史文山同志也在会议现场，他告诉我，习近平同志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会议结束后，我找到史文山同志，跟他聊棉花种植的事。我说：“我们大队正在搞一个棉花新品种，挺好的，您有时间能不能到咱们那儿看看？”

习总书记在旁边听到了，就主动过来跟我们聊天。他问史文山同志：“这位同志是哪儿的？”

(未完待续)